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斐洞篇

〔古希腊〕柏拉图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裴洞篇

〔古希腊〕柏拉图 著

王太庆 译



商务印书馆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裴洞篇/(古希腊)柏拉图著;王太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9400-9

I. ①裴… II. ①柏…②王… III. ①苏格拉底(前
469~前 399 年) — 生平事迹 IV. ①B50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366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裴 洞 篇

〔古希腊〕柏拉图 著

王太庆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400-9

2013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3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 1/4

定价: 10.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2 年年初已先后分十三辑印行名著 55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四辑。到 2012 年年底出版至 6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2 年 10 月

ΠΛΑΤΩΝ

ΦΑΙΔΩΝ

根据 *Platonis Opera* (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
ed. by John Burnet, The Clarendon Press, 1984 年版译出

裴 洞 篇

(或《论灵魂》，伦理的)^①

谈话人：艾克格拉底、裴洞

St. I

艾克格拉底^②：裴洞呵，苏格拉底在狱中服毒那一天的情况，^{57A}
你是亲自在场见到的，还是听什么人说的？

裴洞^③：是我亲眼所见，艾克格拉底。

艾克格拉底：那他临终前说了些什么，是怎样命终的？我很想知道这些。这些天我们甫留^④根本没人到雅典去，也好久没有客^B
人从雅典来，能给我们一些关于这方面的确切消息。我们只知道
他饮毒服刑，此外别无所闻。

裴洞：你们也不知道那个案子是怎么审判的吗？^{58A}

艾克格拉底：是啊，有人跟我们说起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案子

① 公元1世纪柏拉图学派的 Θρασύλος 编订柏拉图文集时所加的副题。——译注。本书凡未特别注明者，皆为译注。

② Εχεκράτης，毕泰戈拉派分子，甫留人。

③ Φαίδων，苏格拉底的学生，爱利亚学派创立人。

④ Φλίκους，地在伯罗奔尼撒，为一口岸。

判了好些时候才处决,觉得不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裴洞啊?

裴洞:那是出于偶然,艾克格拉底。恰好在审判的前一天,雅典人派往岱洛进香的船挂上了花环。^①

艾克格拉底:那是什么船呢?

裴洞:据雅典说,当年特叟^②带领十四个青年男女到克里特去,就是乘的这条船,它救了他们,也救了他。据说雅典人向阿波隆^③发下誓,如果这些人得救,他们就要每年派人到岱洛进香。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他们每年派人向神还愿。他们立下法律,在香期开始以后,城邦必须清静,不得将任何人处决,直到进香船从岱洛返航安抵本邦为止。偶遇逆风阻航,香期即需多日。香期开始之日,即阿波隆的祭师为香船船尾悬挂花环之时,这种仪式我说过已在审判的前一天举行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苏格拉底于判决后处决前在狱中度过了一段颇长的时间。

艾克格拉底:他死时的实际情况如何,裴洞?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他的哪些朋友当时在场?官方没有禁止他们前来,让他一人命终,并无朋辈相送吗?

裴洞:没有。有些人来了,实际上很多。

艾克格拉底:我希望你不吝赐教,把情况尽量详细地谈一谈,只要你不太忙。

裴洞:我不忙,很愿意跟你说一说。我最喜欢回忆苏格拉底,

① 船尾悬花环以示进香。

② Θεσείς, 雅典英雄。

③ Απόλλων, 太阳神, 司智慧。

不管是自己谈,还是听别人说。

艾克格拉底:很好,裴洞,你会发现听你讲的人都跟你想法一样。你尽管仔细地给我们讲吧。

裴洞:拿我来说,当时觉得很特别。我并不感到面对至友临终 E 时的那种悲恸欲绝,因为这人显得非常幸福,艾克格拉底啊,他言谈举止都很安详,是很从容、很高尚地辞世的。因此我以为他之走向另一世界也是出于神意,他到了那里的时候会非常之好,有若天人。所以我并不感觉悲痛,不像人们临丧时自然流露的那样,同时 59A 我也不感到通常进行哲学讨论时的那种快乐,不像谈到哲学那样欣喜若狂。有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笼罩着我,感到既乐又苦,因为心中想到我的朋友行将逝世了。我们这些在场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时而欢笑,时而悲泣,特别是我们中间的那位阿波罗多若^①,你是知道他的为人的。 B

艾克格拉底:当然知道。

裴洞:他几乎不能自制,我和其他的人都非常激动。

艾克格拉底:是哪些人在场呢,裴洞?

裴洞:雅典本地人有这位阿波罗多若,还有格黎多步洛^②和他父亲,还有赫尔谟根尼^③、艾比根尼^④、爱斯钦^⑤和安底斯滕^⑥,格底

① Ἀπλόδοτος.

② Κριτόβουλος.

③ Ἑρμογένης.

④ Ἐπιγένης.

⑤ Αἰσχίνης.

⑥ Ἀντισθένης.

西波^①这位巴央^②人也来了,还有梅内格森^③和一些别的本地人。
我想柏拉图是病了。

C 艾克格拉底:还有外地人吧?

裴洞:还有特倍^④的辛弥亚^⑤,以及格贝^⑥和裴洞尼德^⑦,以及梅伽拉^⑧的欧格雷德^⑨和德尔普雄^⑩。

艾克格拉底:怎么?阿里斯底波^⑪和格雷翁步若多^⑫不在场吗?

裴洞:不在。据说他们在艾及尼^⑬。

艾克格拉底:还有什么别人吗?

裴洞:我想总共就是这些人了。

艾克格拉底:那么,话是怎么谈的呢?

D 裴洞:我要从头到尾给你全部说清。这些天我们这些人总是来看苏格拉底。我们经常于拂晓在那举行审判的法庭里见面,因为那里离监狱很近;我们每天都要等一会儿,彼此谈几句,直到监

① Κτήσιππος.

② Παιάν.

③ Μευέζενος.

④ Θήβη.

⑤ Συμμία.

⑥ κέβης.

⑦ Παιδωνίδης.

⑧ Μέγαρα.

⑨ Εὐκλείδης.

⑩ Τερψίων.

⑪ Ἀρίστιππος.

⑫ Κλέομβροτος.

⑬ Αἰγίνη.

狱开门；门一开我们就走进去看苏格拉底，在那里同他一起消磨一整天光景。那一天我们来得比平常早一些，因为前一天傍晚我们从监狱回来的时候听说从岱洛回来的船已经到了。因此我们相约 E 次日清晨尽可能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了，那守门的狱卒，像平常一样让我们进了狱门，却不许进入狱室，要等待他叫进去才进去。他说：“典狱官正在给苏格拉底松绑，告诉他今天处决。”过了一会儿他来告诉我们可以进去。我们走进狱室，看到苏格拉底已 60A 经解去捆绑的法绳，克桑替贝^①（这人你们是知道的）怀里抱着小儿子，坐在他旁边。克桑替贝一见到我们就号啕大哭，用妇女常用的腔调说：“苏格拉底啊，你可以跟朋友谈话的最后一回到了。”苏格拉底看了格黎东一眼，跟他说：“格黎东啊，让人送她回家吧。”几个跟随格黎东的人把她搀扶出去了，她哭得死去活来。苏格拉底则在床上坐起来，把腿扳弯，用手摩擦着，边擦边说：“多么奇怪啊， B 朋友们，我们通常称为快乐的这种感觉真怪！它跟它的反面痛苦不可思议地联结在一起。这两种感觉绝不会同时来到一个人身上，可是这人如果追求其中之一，并且抓住了它，就会不由自主地获得了它的反面，好像二者联在一起似的。如果艾索波^②想到它 C 们的话，他会编出一个寓言说，它们老是打架，神想叫它们和解，可是做不到，于是把它们拦头一把抓住，因为这个缘故，一个来了的时候另一个跟着就到。我身上遇到的看来正是这样：我的腿由于戴脚镣弄得很痛，现在我感到随之而来的快乐了。”

① Χανθίππη, 苏格拉底的妻子。

② Αἰσωπος, 寓言作者。旧译伊索。

这时格贝插进来说：“宙斯爷在上，苏格拉底啊，我很高兴你的话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些人曾经问过我，说你把艾索波的寓言故事写成了诗，还写了献给阿波隆的赞美诗；前天欧维诺^①又问我，你这个从来不写诗的人为什么进了监狱反倒写起诗来。希望你指教我，使我在欧维诺再问起的时候能回答他。他是一定会再提这个问题的，我怎么跟他说呢？”

他说：“那你就跟他说老实话吧，格贝。你跟他说，我编这些诗并不是想跟他和他的诗比试，因为我知道那很不容易。我这样做是为了试图证实我的一些梦的意义，是为了提防自己失职，因为我多次梦见应当从事音乐活动。事情是这样的：我一生中有很多次做同样的梦，做梦的方式和时间虽然各异，却都是梦见一句话，即‘苏格拉底啊，制作和演奏音乐吧。’过去我以为这是鞭策我、勉励我去做自己已经在做的事情，正像人们给赛跑的选手喝彩打气一样，这梦是在鼓励我做我正在做的工作，即制作音乐，因为哲学就是最伟大的一种音乐，我正在做这种工作。但是现在我在判决之后、神圣的节日缓刑期间，想到那些接二连三的梦也许实际上是让我从事通常意义的音乐，我应该照办，不能违抗。我想自己最好在辞世之前做应当做的事，即听从梦的命令，制作诗句。于是我首先编了一首这个节日歌唱神恩的颂歌。编完颂歌之后，我想到一个诗人只要真是诗人就该语涉玄远，不能平铺直叙，而我素来不善于作玄远之谈，于是就把那随手可得而且自己很熟的艾索波寓言拿

^① Εὐήνορ, 诗人，演说家，参见《苏格拉底的申辩篇》，20B，以及《裴德若篇》，267A。

来,编成韵语。格贝啊,你把这些告诉欧维诺吧,请代我向他道别,告诉他,如果他明智的话,就尽快地跟着我来吧。我看来今天就要走了,因为这是雅典人的命令。” C

辛弥亚说:“苏格拉底呀,这是你给欧维诺提的什么忠告啊!我曾经见过他多次,根据我所见到的,我敢说他根本不会听你的这句话。”

他说:“为什么不会?欧维诺不是个哲人吗?”

辛弥亚说:“我想是的。”

“那他就会很愿意照办,每一个对哲学真有兴趣的人都会这样。只是他并不会对自己下手,因为据说不容许这样做。”他边说边把脚伸到地上,以后讨论时始终以这个姿势坐着。 D

然后格贝问他:“苏格拉底啊,你说不容许对自己下手,又说一个哲人会愿意追随死去的朋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怎么,格贝?你和辛弥亚都是丕罗劳^①的故人,就没有听到过这种话么?”

“至少没有听到他确定地这样说,苏格拉底。”

“我听到这种话也是得自传闻;不过我还是不反对把所听到的话告诉你。我认为对于一个行将辞世的人来说,最合适的事情莫过于谈谈来世的情况,考虑一下我们对来世的想法;因为从现在到 E 太阳下山^②之前还能做别的事吗?”

“为什么有人说自杀是不能容许的呢,苏格拉底?我听见丕罗

① Φιλόλαος,毕泰戈拉派人士。

② 行刑时间。

劳住在本邦的时候说过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也听到别人说过不该这样做,可是从来没有听到过对这一点所作的确切解释。”

62A 他说:“你不应该泄气,也许会有一天有人告诉你的。大概你觉得很奇怪,有那么一件独一不二的怪事,出乎人们的意表,就是有时候有些人认为死优于生。大概你也觉得很稀奇,既然生不如死,为什么不许这些人对自己行此恩典,一定要等待另外的恩人来做。”

格贝微笑着用土话说:“天知道嘛。”

B 苏格拉底说:“那样做表面上似乎不可理解,可是说不定其中也有道理在。有一种关于此事的说法在人间秘密传授,说人生如在狱中,不能自己越狱潜逃。我觉得此说深奥,不易理解。格贝啊,我认为最好是说神灵是我们的守护者,我们是神灵的所有物之一。你这样想吗?”

格贝说:“我是这样想的。”

C 他说:“那就拿你自己来说吧。你的所有物之一在你并未表明愿意它死的时候如果把自己宰了,你不是会对它大发脾气,只要有办法就把它处罚一番吗?”

他说:“那当然。”

“如果这样看,我想也未必不能说;我们一定要等到神勒令我们去死,才能结束自己的生命。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候了。”

格贝说:“看来这话很对。不过,苏格拉底呀,你刚才说哲人应当作好死的准备,不是显得很奇怪吗?因为我们刚刚说过,神是我们的守护者,我们是神的所有物。如果这种任务是神指定的,而神是最好的主宰,那最智慧的哲人抛弃这项任务而不忧愁就是说不

通的了,因为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获得自由就更能保护自己。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以为自己背弃主人有好处。他不会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背离好的主人,而应该尽可能长久地同这位主人在一起,这样的人才会莫名其妙地逃跑。有见识的人会希望永远同比自己高明的在一起。可是苏格拉底啊,如果我们这样看,那与我们刚才说的情况相反的就显得很自然了,因为智慧的人临死的时候应该忧伤,愚蠢的人死时应该高兴。”

苏格拉底听了这话,看来他对格贝的固执很欣赏,就环顾着我们 63A
们说:“格贝总是穷根问底,不肯轻易地接受任何主张。”

辛弥亚说:“苏格拉底啊,可是我想这回他说的话里有东西。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为什么会企图抛弃那比自己高明的主人,怎么会这样轻率地离开他们呢?我想格贝是在朝着你批评,因为你打算轻易地跟我们分别,跟你亲自承认为善良主人的神灵分别。”

他说:“你们有权这样说。你的意思我想是说我必须正式提出 B
申辩。”

辛弥亚说:“正是。”

他说:“很好。我要提出一项申辩,比我在法庭上提出的更有说服力。辛弥亚和格贝啊,如果我不是相信自己行将前往其他智慧善良的神灵那里,前往那些优于现世人的亡者那里,我临死不忧伤就是错误的。从实际看,你们可以相信我希望置身于善人之列, C
虽然对这一点我并不特别坚持,不过另一方面我却要请你们相信:我有力地坚持自己走向那些最为善良的主人——神灵。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不但不忧伤,而且坚定地希望那里给亡者准备着赠

品,像多年来的古话所说的那样,给好人准备的比给坏人准备的要好得多。”

辛弥亚说:“好哇,苏格拉底呀,你的主意是把自己的看法带走,
D 还是要让我们分享? 我想我们应当分享一份这种属于我们的共同财富,此外,如果我们对你所讲的满意,这也就是你的申辩了。”

他说:“我可以试试。不过请先让我问问格黎东需要什么。他显然很想说话,等了好久了。”

格黎东说:“苏格拉底啊,我只想告诉你,给你准备毒药的人早就要我提醒你,话要尽量少说。他说谈话会使体温升高,不利于药性发作;因此有时他只好给谈话过多的人灌两次,甚至三次毒药。”

苏格拉底说:“那也无妨嘛。让他尽他的职责,准备灌两次,要
E 是必要的话,就灌三次吧。”

格黎东说:“我早就知道你要这样说,可是他已经纠缠我老半天了。”

苏格拉底说:“你别在意。我现在希望跟你们列位法官说清楚,为什么一个在哲学中度过一生的人会在临终时自自然然地具
64A 有充分的勇气,并且强烈地希望自己死后会在另一个世界获得最大的福祉。所以我要给你们讲明白,辛弥亚和格贝啊,这会是怎么样的。一般人大概不知道,那些真正献身哲学的人所学的无非是赴死和死亡。果真如此,一个人为此拳拳服膺终生,到了期待已久的事情来临时却战战兢兢,岂不是怪事吗?”

辛弥亚笑着说:“宙斯爷在上,苏格拉底啊,我此刻并不想笑,
B 可是你叫我发笑。我敢说多数人听了你的话会说很对,我们的老乡们也会同意,认为哲学家是愿意死的,他们会接着说:他们完全

知道哲学家值得一死。”

他说：“辛弥亚啊，他们说的可以很对，只是未见得完全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什么意义下真正的哲学家愿意死，也不知道在什么意义下他们值得一死，更不知道是哪一类死。我们谈我们的吧，别去管他们。我们相信有死这种事情吗？”

辛弥亚担当了回答的任务，说“当然相信。”

“我们岂不相信死就是灵魂脱离肉体，死的状态就是肉体脱离灵魂单独存在的状态，以及灵魂脱离肉体单独存在的状态吗？死岂不就是这样吗？”

他说：“就是这样。”

“好人啊，那就看看你跟我的看法是不是一致。如果一致，是会有助于找出问题的答案的。你是不是认为一个哲学家宜于关心 D 有关快乐，即饮食方面的快乐？”

辛弥亚说：“当然不是，苏格拉底。”

“男女方面的快乐如何？”

“根本不是。”

“我们对肉体方面的其他关怀如何？你是不是认为一个哲学家重视这些事情？我的意思是说给自己配备漂亮的衣服、鞋子和饰物；你是认为他关心这些东西呢，还是厌恶它们？要知道，对这 E 些东西他是并无实际需要的。”

他说：“我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厌恶它们。”

“那你的看法是一个这一类的人并不关心肉体，把注意力尽量放在形体之外，一心专注灵魂吗？”

“对啦。”

“那就很清楚,首先,在这些事情上,哲学家要尽量摆脱他的灵

65A 魂与肉体的联系,比其他的人更彻底,是不是?”

“对啦。”

“辛弥亚啊,多数人岂不是认为人不享乐、不沾这类事情就不值得一活,谁不关心肉体方面的快乐就差不多死了?”

“的确是这样。”

“那获取真知的情况如何呢? 肉体是不是一种障碍,是不是可以用来进行考察? 我的意思是问:人的视觉和听觉有没有一点真
B 理性,是不是像诗人常说的那样,我们既听不见又看不见任何确切的东西? 如果这两种肉体官能都是不确切的、靠不住的,其余的就不用提了,因为全都不如那两种。你不这样想吗?”

他说:“当然这样想。”

“那灵魂在什么时候能达到真理呢? 它借助肉体进行考察时,显然是误入歧途的。”

C “是啊。”

“不是在思考之中灵魂毕竟知道了一些实况吗?”

“是的。”

“的的确确,灵魂最能思考的时候,是在它摆脱一切干扰,不听,不看,不受痛苦或快乐影响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它不顾肉体,尽可能保持独立,尽量避免一切肉体的接触和往来,专心钻研实在的时候。”

“是这样。”

D “那么在这一方面,也就是哲学家的灵魂极端蔑视肉体、摆脱肉体、努力保持独立不依状态喽?”